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三十七回 白猿神信香求玄女 小狐妖飛磨打潞公

人生本是三更夢，世事渾如一局棋。但願心田存得正，平時亂世總相宜。

話說文招討夢見這美婦人對他說，三日之內，主有大厄，吃了一驚。醒將轉來，恍惚還見這婦人的身影冉冉而去。聽軍中更鼓正打三更，文招討一夜不睡。到天明，吩咐軍校在營中查訪烈婦趙無瑕的葬處。不多時，軍校來報：「有軍士李十八適間掘地埋鍋，因土鬆掘將下去，獲一婦人屍首，外邊稻草包裹。那婦人顏色如生，頸上緊緊繫著白帕子，像個新斃死的。」文招討便叫軍中用棺盛殮，備下三牲祭禮，親到靈前奠酒，離城十里外，擇個高阜處安葬，親題貝州趙烈女之墓七個字於石上，令石工鑿石立於墓土以記之。這趙氏冤抑三年，虧得文招討為他改葬立碑，表他是烈婦，分明受了一道封號，把這烈婦的精靈洗髮來。有詩為證：

北邙山下塚纍纍，誰似清陽一土堆。

記得潞公題石處，年年只有子規啼。

文招討想那烈婦所言大厄之事，只怕有刺客奸人，潛入營中。便吩咐小心巡警，攻城將士暫時休息，待三日之後，再議攻取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貝州城中一班妖人，驅神役鬼，不論日子作弄妖法。妖氣直透天庭，驚動了玉皇上帝，遣太白星李長庚去查看。李星君把王則等一班妖人，反叛始末，奏聞玉帝。玉帝道：「天書秘冊在白雲洞中，有白猿神看守。今被人盜法，生事害民，合當一體治罪。」李星君奏道：「臣聞妖不自作，皆由人興。只因趙宋真宗，聽信奸臣王欽若，引誘三遍，偽造天書，矯誣上天，欺詐百姓。以此民間競尚妖巫，釀成妖變。那時宮闈中便有妖狐之異，必主妖狐作亂，天下不得太平。司天監失於推算，恰遇白雲洞天書出現，妖法流傳，延至今日，狐黨猖獗，正應其禍。此乃天數，非關白猿神之咎也。況盜天書乃是蛋子和尚，其人曾設大誓，合有道法因緣，白猿神原無私授之罪。」玉帝道：「蛋子和尚何人也？」李星君奏道：「昔年有優婆女十二歲出家修行，三十餘年不曾破戒，偶於蓮花塘中，見鵝鴨交感感動欲心，從此懷孕，一十三個月不產。一日在迎暉山下經過，腹中作癢，產下一蛋，棄之水潭而去。有迎僧拾得此蛋，送雞巢中抱出一小兒來。從幼披剃為僧，是名蛋子和尚。長成勇猛精進，一心好道，聞白雲洞有天書秘法，三年辛苦，剛攀得地煞變化七十二條，央老牝狐精聖姑姑辨識其字，因而同他母子修鍊。只因狐女胡永兒與王則有夙世姻緣，所以狐黨輔助為亂，蛋子和尚見機而作，並不與事。」玉帝點頭，便命老金星於福祿壽三司查取王則命數，向善惡司查勘王則行過罪惡，詳議來奏。說話的，你又作謊了。普天下人如恆河沙數，若是一個個的命數，天上都像算命先生，流年般細細的開載在那簿上，得幾間屋裝這簿籍？每日生生死死、開除添造，幾千萬個書手也忙不來，福祿壽三位星官好不忙哩。就是人生一日間百善百惡，善惡司那裏記得許多。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平民百姓，無祿無位，亦無大善惡，此輩萬千相等。他的窮通壽夭，隨著世治世亂，年豐年歉，大小劫數內總來總去，不計其數了。若是低低裏一個前程，小小的一個財主，上界便都有個註緣，有善則升，有惡則降。又民間極善極惡之人，也是上天間氣所鍾，其姓名亦須入善惡簿內。況且草頭天子，他的命數修短，大則關係天下，小則關係一方，天庭如何沒有個記錄？閒話休題。

原來王則原是個趣修羅中多欲魔王轉劫，五百年一出世，或男或女，妖淫好殺，應人間魔運而起。遇著昏君無道，攪亂乾坤。若撞了治世明主，其魔亦不能呈也。因是真宗皇帝偽造天書，裝神說鬼，醞釀齋醮，妖氣深重，所以生下王則，湊著魔運。幸是赤腳大仙治世，文曲武曲諸星皆為輔助，不成其大害。前劫武則天娘娘福壽忒過分了。這一劫雖轉轉身，事事減損，命中合居王位一十三年，遇天壽星而絕，享年四十。那天壽星是誰？就是招討使文彥博了。他在唐朝姓張名柬之，一生抱文武全才，年近八旬，不得際遇，虧了梁國公狄仁傑薦為丞相，領羽林軍勦滅了武氏，建立了李家。後因中宗皇帝不明，枉受貶死。上帝哀憐，使配天壽星之位，世享富貴遐齡。在五代為馮贏王，在今日為文彥博。都是位極人臣，壽將百歲。當初則天之亂，是他平定了，今日王則之亂，仍要做他的功勞。天數注定，非偶然也。

據說王則有十三年王位之分，方今五年有餘，還該一半。因他五年內殺生靈十萬，又強佔有夫婦女多人，逼死烈女一名，作孽太重，善惡司議將王則兩年折做一年。只今三個月內，仍受國刑誅死，以警萬眾。李星君同天曹各司覆奏玉帝。玉帝道：「王則處分極當。只是一般妖人，恐文彥博不能料理。」李星君奏道：「從來妖法易破，但此乃天書秘冊，七十二變化無窮。既從白猿神白雲洞中盜出，臣願領帝旨，仍責成白猿神收伏妖黨，以贖漏法之罪。」玉帝准奏。當下李星君領了玉旨，出了天門，撥開雲頭，望白玉爐中香煙而下。

卻說袁公正在洞中修真養性，忽見太白老金星下降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跪接，問道：「星君降臨凡洞，不知何諭？」李星君雙手扶起，便道：「我在上帝前保奏，把一件大大功績與你幹去。」袁公道：「諒小臣幹得甚麼功績？」李星君便敘起貝州之事道：「這一班妖人舞弄幻術邪法，都是白雲洞壁傳出去的。玉帝要問你個監守不嚴。是老夫保奏下來，要你平妖贖罪。」袁公慌得手足無措，道：「小神粗知劍術，曾無伏妖蕩魔力量，恐誤大事。」李星君道：「我與你一個門路，除非去求九天玄女娘娘，便有個裁處。」袁公叩首謝教，送了金星起身，便把師門信香焚起，望空參拜，連呼師父九天玄女娘娘三聲。只見旌旗方纔(童)焜耀，乾羽繽紛。那娘娘聖駕在半空中駐紮。原來娘娘是九天道法之祖，但是徒弟都有信香分授，倘有急難，焚起香時，即來救護。當下袁公叩見了娘娘，將李長庚傳來帝旨告訴了一遍，拜求師父聖力裁處！

娘娘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文招討與我平日有恩，我合當助他成功。但此事是蛋子和尚開端叨起，要他來出力。目今他在大名府紫金山結庵，我今同你到彼。你可引他來見我。」說罷，乘雲而起。袁公隨著雲車，逕到紫金山高峰之上。這紫金山是上古玉女修真之處，滿山都是翠石，絕無撮土，蛋師愛他秀麗，自離了甘泉寺，便在此山結庵而住。正是：

山古仙留跡，庵幽石作鄰。

一聲天際籟，不惹世間塵。

蛋師正在庵前閒玩，抬頭忽見一老者，認得是舊時指引他到白雲洞去的，慌忙問道：「向日多蒙老翁指教，無門叩謝。今日幸得再遇，請到小庵攀話則個。」老者道：「老漢非別，只白猿神便是我。奉玉帝命我看守白雲洞天書石壁，不敢輕傳。向年因見吾師三遍哀求，真心設誓，為指點吾師到洞摹法。誰知老狐精倚賴吾師以成其變化，卻去幫扶王則造反稱王，殺人十萬。今妖氣騰天，玉帝查出盜法之由。欲將吾師與老漢一同治罪，天譴難逃，為之奈何？」蛋子和尚終是本分，早已心慌，便道：「動問老翁，如今有何解救？」老翁道：「老漢請得九天玄女娘娘聖駕到此。吾師若同去求他，此事可解。」和尚變憂作喜，拱手道：「全賴老翁引見！」當下兩個上了高峰。

蛋師見了娘娘，慌忙拜倒自陳：「貧僧雖叨法緣，獲遇白雲洞左壁天書，並不曾欺天背誓，生事害民。今聞得上天震怒，望娘娘解救則個！」娘娘便叫袁公扶起，對他說道：「白雲洞中右壁乃天罡正法，左壁乃地煞邪法，今妖狐仗此邪法，生事害民。推究這法從何來，豈能無罪。日今文招討大兵徵討，若能助正除邪，將功掩罪，此萬全之福也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與他們本事，也只相等，如何勝得他？」娘娘道：「我把天罡破邪法傳授與你。他的邪法自不能施。雖如此，然那狐精多年老魅，況有左道變化無窮，急切收他不得，必須請天庭照妖鏡，照破原形，方才了手。」蛋子和尚當即拜九天玄女娘娘為師，傳授了天罡破邪法。

娘娘吩咐道：「你先在貝州，居住城內城外？」和尚道：「弟子見王則不仁，便在城外甘泉寺中著腳，從不入城。」娘娘道：「你今仍到甘泉寺中住下，我自指文招討來相會，以成三遂之事。」蛋子和尚不知三遂是何語，也不敢問，領了法旨，辭別出山，再望貝州而去。路上想道：「我當初住在甘泉寺時，一寺中僧眾，都知我名號，那個不說我是妖人一黨，今番又去，好沒嘴臉。」又想一息道：「我有計了，寺中有個老和尚，姓諸葛名遂智，出外朝山，十五年不回，杳無音訊，眾僧疑他已死，替他排下靈位。

我曾見他掛的小像，又知他生年該七十一歲，何不變他形貌，也好棲身。」少不得仍把地煞七十二變中的換形法來使，口中念咒，將臉一抹，就變做諸葛老僧。才進得甘泉寺，僧眾接見，認得是本寺師父，又驚又喜，將靈位悄悄地撤去，大大小小盡來敘寒溫，問起居。蛋子和尚因話答話，大盼盼的看他們掃舍安床，供茶敬飯，受他們叫師父師公，全不在意。

看官牢記話頭，蛋子和尚自在甘泉中且做老僧諸葛遂智住著。再說九天玄女娘娘引白猿神往天庭見玉帝謝罪，遂請得照妖鏡同袁公到河北界內來，雲居霧宿，專等時候到來，平妖定亂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貝州城中見官軍連打三日城，雲梯，砲石，天橋，火箭逼近城下，雖然攻打不破，好生慌迫。陶必顯與手下幾個心腹商議城破之日，性命難保，謀欲南門贖罪。寫下密書縛在箭頭上，等明日官軍打城緊急時，掇空射去。不期第四日文招討收兵回營，不曾射得，有同謀軍士只道官軍退了，要在王則面前獻功，偷了密書出首。王則大怒，即將陶必顯並同謀諸人，一齊網來城上，梟首示眾。出首軍士，賞了千戶之職。後人有詩云：

從王從賊兩無成，反覆偷生竟不生。

何似茹剛同死節，甘陵城下表雙貞。

又有詩單道軍士，先見事急同謀，後因兵退出首，真小人也。詩云：

獻門救死本同謀，兵退旋為媚賊圖。

世上勢交皆若此，幾人心腹可無虞。

王則見人心變了。心內越慌急。請左黠和老婆胡永兒到點軍教場，一起商議。胡永兒道：「大王！且不必憂慮，奴有一計，只教文招討在城外死於非命。他十萬軍馬，沒了主將，不戰而散，好麼？」王則道：「賢後有甚妙術，安排得他死，散得他十萬人馬，解吾貝州之圍？」永兒向左黠耳邊說道：「如此如此好麼？」左黠拍手大笑道：「要得官軍解散，除非此計！」便吩咐手下人去磨坊裏取一塊大磨盤來。不多時，只見十來個人，扛一塊大磨盤來到廳下。胡永兒走下廳來，將硃砂筆書一道符在磨盤上，右手仗一口劍，左手持一鉢盂水，口水唵唵有詞，嚙一口水，看著磨盤上只一噴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磨盤在地上左旋右旋，忽地漾漾的望空便起，如風吹紙鳶兒相似，逕往城外飛將去了。王則和眾人見了，無不喝采。想：著這塊大磨盤邊傍擦過，也須去一層厚皮。若是看得在打將下去，料不是個小小脫~HG1;。莫說近八十歲一個老文招討，就是精壯後生，一連擺他十來個在那裏，怕他不都做個肉餅兒，這一番必然了事！正是急將妖法使，呆等好音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文招討正陞帳請副招討曹偉，總管王信，先鋒孫輔等到帳下議論攻城之策。只見狂風驟起，望空中落下一塊磨盤來，望著文招討頂門上便落。一聲震天動地價響，眾人驚得面如土色，只道打死文招討。卻說文招討正坐在交椅上，忽被一人攔腰抱過一邊，離交椅有五七步路。那磨盤下來，打不著文招討，卻把交椅打得粉碎，地上打一二尺一個深坑。眾將見文招討無事，俱各大喜。文招討吃那一驚不小，別取交椅坐定。問道：「適來抱我者何人？」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人到面前唱喏。其人生得身材長大，面貌醜陋。眾人看時，都不認得。又不是親隨人，又不是帳前士卒。文招討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來救我一命。乞道其詳，自當重報。」那個人說：「某不是軍中人。今貝州王則使法將磨盤來壓死相公，某特來救相公之命，報相公向日一飯之恩方便之德。」文招討見說大喜，道：「感謝你來救我，不知我文彥博施恩在於何處，願求姓名？」那人說出姓名來，真個百家小說未見其名，廿一史中從無此事。正是：

神聖有靈扶正直，妖邪無術害公卿。